

菲律宾耍横是想做 美亚太战略新支点

(上接B01版)

当中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经济衰落成了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为此,安倍重提明治天皇“富国强兵”的口号,认为日本只有富裕起来才能保护自己,只有在能够保护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同中国对抗。

一个有可能成为全球需求源头的繁荣的日本不会成为指责的对象,相反,一个将自卫队升格成国防军的军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日本会给东亚增加安全问题。

此外,安倍还准备修宪以获得集体自卫权,这是对和平宪法中进步思想的彻底否认。安倍正在冒险埋下地区冲突的种子,这种冲突可能会以贸易战争的形式削弱经济增长。

安倍振兴日本的想法没有错误,他将在参议院选举之后获得一次证明自己的真正机会,恢复日本地位的正确做法是把精力集中在重振经济上面,而不是回归军国主义。

泡沫破裂之时 就是国家破产之日

其他国家正在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安倍在经济上进行的实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有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的增长引擎吗?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安倍政府的做法大肆赞扬。然而,亿万富翁、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则警告说,如果日本投资者出于日元贬值的考虑而将存款转移到国外的话,那就是一场“雪崩”。

在东京,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围绕着安倍经济学的所有喧嚣只是在为日本的结构危机涂脂抹粉。东京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上野康成说,这是“一场泡沫”。他说,日本正在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40年,超过65岁的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人口的数量预期将下降2000万。

“谁来确保必需的经济增长?”上野问道。他说,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虽然承认人口下降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但他们没有提出扭转这种趋势的任何措施。据统计,日本民众的工资仍未实现上涨,商业零售数据和工业产品指数亦未出现增长,商品的价格仍在下跌。种种迹象表明,已经持续了15年的通货紧缩趋势仍在持续。

在索罗斯的前顾问、美国摩根大通前明星交易员藤卷健史看来,日元贬值几乎不可能阻击日本衰落。他在自己的最新著作《日本破产》中预测,日本即将破产。藤卷说,安倍经济学正在加速日本的衰落。他预测,日本政府将不得不每年发行价值44万亿日元的国债,用来填补财政赤字。如果日本央行加剧通货膨胀,日本国债的收益率也会随着巨额债务的增加而上升。他预测,为了避免出现债务违约,日本银行最终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日元。“这将会导致超级通货膨胀”,其最终结果是政府无力还债,日本走向破产。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事件不断升级,菲方缺乏诚意的道歉得到的是台湾方面第二轮制裁的回击。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禁要问:菲律宾为何如此胆大妄为开枪杀人?有种说法是:菲律宾把在南海黄岩岛争端中受的气,撒在了台湾渔民身上,或者说所谓的“欺软怕硬”。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能力,菲律宾均不是台湾方面的对手,它之所以敢出手,皆出于背后美国的因素以及其自身的国家定位。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作为传统“第一岛链”中段的菲律宾地位凸显:不仅距离中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的官古水道、巴士海峡较近,而且直接濒临南海。在美方看来,菲律宾的位置有助于其有效且间接地在中国周边制造并保持不稳定性因素,以达

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同时,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五大盟国之一,美国一直以来都在撮合菲律宾与其他四国(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当前,在泰国始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澳大利亚表态不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以及中韩关系有望再度升温的情况下,菲律宾就成了北连日本遏制中国的桥头堡。美军不仅借重返亚太之机在日本新增并部署先进武器装备,还时隔20年后于2012年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半永久性地驻扎在这一一度成为美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

有华裔背景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自2010年6月上台以来,虽也曾效仿其母亲、菲前总统阿基诺夫人访华寻根,但与其母上台后示好中国、对美态度游移不同的是,阿基诺始终坚定地紧抱美国大腿,并制造领土争端以加强军备,缓和与菲军方的关系。也正因此,他没有重蹈其母屡遭军事政变的威胁。

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相继爆发后,菲律宾一方面积极充当“马前卒”,在美国以所谓保证航行自由为借口插手南

海事务之时,大闹东盟会议;另一方面,面对日本国内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菲律宾政府竟然喊出“欢迎日本再军备”,并借安倍内阁推行价值观外交之机,主动拉近与日本的关系,积极获取日本的舰船援助,频繁参与美国主导的亚太多国军演,俨然以一副强硬姿态宣示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除了日本之外最重要的盟友。

除了美国在背后撑腰,阿基诺的这股不知深浅的勇气,还来源于其在国内不断巩固的政治基础。随着日前菲律宾中期选举的成绩陆续揭晓,阿基诺几乎确定可以以前所未有地掌控国会参两院。这意味着他在剩余的三年任期内,可继续大力推行改革和振兴经济大计,以及可以继续无所顾忌地在某些热点问题上滋生事端。

外有美国撑腰,内又政权巩固,大好形势下阿基诺有些忘乎所以。在枪杀台湾渔民事件发生后,玩强硬、玩沉默、玩轻佻,实际上这都是在玩火。阿基诺治下的菲律宾,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矮子,自不量力地高估国家地位,结果只有玩火之后引火烧身,平不了事也收不了场。



改写自由?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手拿“(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对着电话说:“亲爱的,给我改写!……”他办公桌上放着的是“美联社电话通话记录”。美联社13日宣称,美国司法部秘密获取了其新闻报道活动中长达两个月的电话通话记录,是“史无前例的大肆侵扰”。(原载美国政治漫画网)

英国,潜入欧盟的“特洛伊木马”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生

欧盟最近的日子不怎么好过,自身还在经济危机的泥潭里挣扎,内部又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嚷嚷着要散伙。而这个声音,毫无意外地来自多佛尔海峡另一边的不列颠——近来,英国保守党内阁高官频频发难,公开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而《金融时报》更早的民调则显示,高达50%的受访者希望英国退出欧盟。而一旦英国退出,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连锁效应,成为了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苦苦维系着欧盟稳定的德法两国,不知会对英国此时的反水作何感想。或许他们会佩服欧盟的缔造者之一、法国总统戴高乐当年的远见卓识。戴高乐曾两次力排众议,拒绝英国加入

欧共体(欧盟的前身)。这位倔老头当年撂下的狠话是这样的:“等着瞧吧,英国就是一只打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从目前的结果看,他老人家不幸言中了。

指挥坦克战出身的戴高乐没学过经济学,今天欧盟面临的复杂经济问题他肯定看不懂。老先生是怎么一眼识破英国的脑后反骨的呢?其实这说难也不难,虽然和英国肩并肩地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但老邻居是啥脾气,法国人可从来就没忘了。

英国在“迷途知返”地回归欧洲之前,搞了整整四百年的“大陆均势”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在英国看来是“始终反对欧洲的最霸权的国家”(丘吉尔语)。不过,如果站在欧洲人的角度讲,或许换个说法更贴切些,也直白些:谁敢动统一欧洲的念头,英国就和谁没完。西班牙王位战争以前的旧账就不翻了,从法国大革命算起:拿破仑要建立“欧罗巴共和国”,英国组织反法同盟;俄罗斯牵头建立神圣同盟向欧洲扩张,英国联合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德

国统一要建立“千年帝国”,英国联系俄法组成三国协约。通观历史,英国孜孜不倦地挑唆着所有欧洲大陆轮番斗了个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欧洲统一。

地缘政治学说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衰史便是一部争夺世界中心的历史。文艺复兴以前欧洲的中心在地中海,这造就了意大利的繁荣。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的中心移向大西洋,所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相继兴盛。而近代以来最理想统一欧洲的国家无非德法,这不能不说与他们处于欧洲中心的位置有关系,而这个设计思路如果实现,英国将从大西洋时代的中心位置,被打回“欧洲边区”的原形。这是高做了四百多年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想让大西洋两岸再近些,却害怕欧洲挤在一起,这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卡梅伦和奥巴马畅谈着新的美欧贸易协定的裨益,另一方面却又有那么多英国人嚷嚷着要从欧盟分家。

俄罗斯《专家》周刊: 寻找世界新领袖

近年来,国际舞台上出现了明显的权力真空。是时候寻觅新的全球宪兵了。昔日霸主美国已疲于应付,而今日的欧洲显然不具备80年前睥睨四方的实力。人们只能将目光投向亚洲,但那里似乎也问题多多。

199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替代的国家”。15年后,最适合华盛顿的定义应当是“江河日下的国家”,一个正在滑向衰落、更关注国内民生而非阿富汗、中东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疲于奔命,这不足为奇。

谁会取代美国?美国不情愿继续充当世界领袖,欧洲无力接班。不管是否情愿,最有可能的候选者无疑非中国莫属。何况北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复杂程度并不能与欧洲、美国当前深陷的窘境相提并论,因此,一旦北京处理好自身问题,手脚便不再受束缚。不过,北京对于全面超越美国并不感兴趣。

点评: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区热点频发的当下,世界不需要什么领袖,需要的是各大国、各新兴经济体之间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拿出诚意来对话与合作。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和不称霸的政策,中国感兴趣的是与更多的伙伴共同发展。

观点评

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应远离 叙利亚泥潭

关于美国迟迟没有对叙利亚动武这个问题,目前最可信的一种说法认为有三个原因:奥巴马政府内部有分歧,对叙利亚的实际力量对比存在误判,而且奥巴马本人优柔寡断。不过,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奥巴马政府正在表现出适当的克制,因为美国有过苦涩的经历,而且目前高于一切的战略任务是摆脱伊斯兰冲突圈,与中国进行更多的接触。

美国之所以不参与叙利亚内战,最明显不过的原因是:在三个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后来的事态发展令美国感到非常失望。“阿拉伯之春”的确帮助唤醒了“逆来顺受”的民众,但这场革命仅仅是推翻了“独裁”统治,这些国家的基本条件仍然不支持“民主制度”的建立。

美国要以微妙、不具挑衅性的方式应对中国。要想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不仅需要航空母舰和密集的外交行动,还需要持续地关注中国,不被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分心,尤其是可能带来麻烦的中东地区。

点评:恰恰相反,美国不仅利用军演或背后输送支援等方式保持在热点地区的存在,并使朝核、伊核和叙利亚危机高烧不退,还时不时通过军事或贸易保护主义等极富挑衅性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喊着接触的口号,行的是遏制的事实。